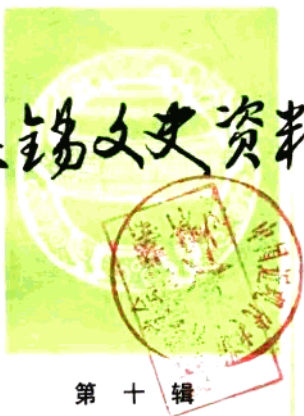


10.12

无锡文史资料



第十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18

目 录

- 一、回忆冯玉祥将军两次来无锡的经过……计锡麟（1）
- 二、回忆杨玉英烈士……孙翔凤（5）
- 三、活跃在洛师的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……
……薛中彦 张思尧 毛余金（22）
- 四、西洋人眼光中的中国自造第一艘轮船——黄鹄
号……徐鄂云译注（31）
- 五、中国自制第一艘轮船“黄鹄”号……
……徐 泓 包正义（42）
- 六、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建寅……王元才（46）
- 七、清末爱国科学家徐建寅年谱……季鸿崑（53）
- 八、二、三十年代无锡纺织厂改革封建工头
制的斗争……邹春座（73）
- 九、我经营面粉、火柴工业的回顾……张思深（81）
- 十、无锡碾米厂的创始、发展及其经营概况
……赵天一（93）
- 十一、薛福成与宁波“薛楼”……周克仁（101）
- 十二、太湖游艇……朱觉祥（106）
- 十三、漫谈“无锡船菜”……刚 炎（115）
- 十四、百年老店陆右丰……陆福生 朱定仲（119）
- 十五、重要更正……（92）

回忆冯玉祥将军两次来无锡的经过

计锡林

一九三七年四月，日本帝国主义威胁平津，华北风云紧急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于四月二十日，由苏州来无锡。冯将军在苏期间，游览虎丘名胜，寓中委李烈钧家，晨以电话通知无锡县政府，并囑通知申新纺织厂的荣德生、薛明剑等。乘车循苏锡路来锡，途经善人桥，下车凭吊“一·二八”民族烈士墓。旋即上车，直达无锡梅园。

抵园时，无锡县长陇体要，率军警机关人员列队欢迎。冯将军身穿特制短衣，健步如飞，在园内听幽堂休息，与欢迎人员寒暄，并和驻军师部参事暨前赣东镇守使邑人吴金彪晤谈甚欢，同于楠木厅前摄影留念。旋往太湖饭店，晤在此休养的国民党中委刘守中。后同赴小箕山荣氏别墅，由荣德生亲自招待。并以电话通知工艺机器厂秘书华洪涛前往，询问向该厂订购岸水机器事。因去年冯将军曾委托该厂在冯将军的故乡安徽巢县竹柯村，设计山田灌溉计划。午饭由荣德生作东，并邀刘守中及冯将军的秘书董志成作陪。席间与荣氏作长谈，并时以笔记本记事。当时，我在《人报》担任采访工作。饭后，在冯将军接见新闻记者时，我提出了二个问

题： “近日来日本报纸，大放谣言，肆意挑衅，阁下对



冯玉祥将军(中立者)在届时与荣德生、薛明剑等人合影
此作何感想？”

冯答：“此种挑衅记载，与其大选有关。日本内部政治复杂，当局者寻找对外刺激，以冀转移其国人目标，此乃吾人意料中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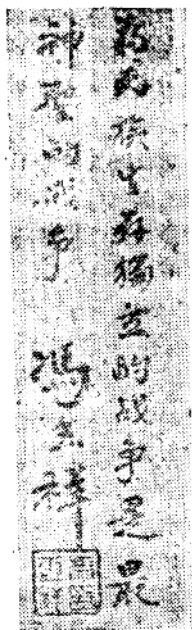
问：“阁下对于抗侮救亡之精神，夙为国人所敬佩，关于此点，可否重述其主张，以告锡人。”

至此，冯将军面部立敛笑容，以庄严沉着之声答称：

“收复失地，为吾人之天责，不能收复，即表示吾四万万人全无人格，吾人当知，此刻吾人在此安闲谈笑，而同时尚有三千五百万同胞，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，吾人如仅知自

己之安适，而不顾彼被难同胞，则吾人又有何廉耻可言。”听者无不动容，对之肃然起敬。当时并为《人报》题字：

“为民族生存独立的战争，是最神圣的战争。”这个题字和谈话，对无锡的抗敌救国运动，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。当天晚上，冯将军宿于小箕山荣氏别墅。夜半大雨，午夜惊醒，预定早晨检阅无锡的民训队伍，乃嘱暂行停止。五时半起身，冒雨在湖边散步。饱览雨中的湖山景色。



冯玉祥将军为《人报》题词

后由荣氏陪同至西门申新三厂，参观该厂之劳工自治区，工人宿舍，子弟学校、劳工医院、家属宿舍、大礼堂、养兔场等。对工人生活垂询甚详。继至东门亭子桥工艺机器厂，由厂长陈子宽引导参观。冯将军对钢铁来源及产品情况，多加询问，尤其注意辟水机之运用。在试车间内，观看工人当场试车，察看出水情况，亲自持表验看。自引擎开动至泵浦出水，历时三分钟，见出水甚高且畅，大加赞赏，认为是农田灌溉抗旱之唯一利器，决定运往其故乡巢县，灌溉山田。同时致函安徽刘建设厅长、暨盛水利工程处长，托该厅处在竹柯村附近，创办机器灌溉山田实验区，机器由工艺厂承办，计划经营，以资示范提倡。在厂约二小时，遂乘车

由锡宜路转往南京。临行时，并向薛明剑索人参和西洋参的

参种，拟带回巢县，试植推广。

半年后，冯将军第二次来锡，时在一九三七年九月，无锡已时遭日机轰炸，当时淞沪抗战已开始，他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，并任淞沪战场的总指挥（后期是蒋介石）。我此时被报社派去大场前线采访战地新闻，不在无锡，对冯将军来锡的详细情况不了解。后来听说，冯将军这次来锡是居住在五里湖金城湾的鱼池头高攀龙读书处——高子水居。因军事关系，与外界并无多大接触。曾在湖滨一带观察地形，当时适值敌机轰炸宝界桥，弹落河内，水面上浮有死鱼甚多，冯将军见而有感，曾吟诗一首，诗名《二百条鱼》，原文已记不得，大意是敌人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，千里迢迢运到中国来的炸弹，其结果仅是炸死二百条鱼，讥讽敌人的得不偿失。并说明敌弹之不足惧，鼓励中国人民奋起抗敌，不要被敌人的虚假声势所吓倒。后因上海方面战争紧张，即匆匆离锡去沪。

回忆杨玉英烈士

孙翔风

杨玉英烈士牺牲已经五十多年了。她于一九三三年秋，被国民党开封绥靖督办公署军法处杀害。牺牲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兼妇女科长。

杨烈士走向革命，是经过曲折道路的。她在一九二六年加入秘密时期的国民党，国民党取得政权后，她感到当权者的一切措施太令人失望了。但是还相信国民党中有“左派”，汪精卫喊：“革命的向左边来。”陈公博组织“国民党改组派”，她加入了改组派。但是这些“左派”、“改组派”一旦有机会做官，立刻就抛掉所谓“革命”的口号，使她再次感到失望。她彷徨苦闷了将近一年，最后终于找到了共产党。“由朦胧趋向觉悟，从实践寻找真理”——这是她的朋友诸祖荫对她的评价。

她热情似火，勇于斗争，嫉恶如仇，不畏权势。她善于演讲，能写文章，且擅旧诗词，有一时期和诗人林庚白唱酬颇多。她不善修饰，声音微带沙哑，还只有二十四、五岁的大姑娘时，就有了“老太”的浑名，她也不以为许。无锡妇女协会二周年纪念时，有人赠她一副对联：“作事颇有肝胆，此人远胜须眉”。一九二七、二八年两年，她所主持的无锡妇女协会，在地方上是很有威信的团体。称霸无锡的反共头子杨祖钰，就是由她联合旅沪学生会、无锡学联等团体

打倒的。因此，地下党曾委派我做她的工作，想争取她到革命方面来，后来了解到她已参加改组派而中止了。但我却和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我来记述她的生平，实在无限感慨。不过时间过久，所记事实可能有错误或遗漏，只能尽我的力了。

杨玉英，字石癯，无锡东北塘杨家巷人。从小父母双亡，留下姐弟二人。乡间风气闭塞，女孩子多不识字，只因陪伴幼弟读书，她才进了二年小学。十二岁时，父母生前为她订婚的邻村男孩患病死亡，她就成为“望门寡”，被看作是“既剋父母，又剋丈夫”的不祥之人。冷酷无情的待遇压在一个幼小稚弱的女孩子头上，她只有经常号啕悲哭了。她有一位寄母，对她还有一些爱怜，也只劝她自认命苦。这样，社会的不公正，在她幼小的心灵中便播下了反抗的种子。她发奋自学，但是男孩子用功读书，人们会称赞“有出息”，女孩子用功读书，只会招来嘲讽。她只好偷偷地自学，不敢告诉别人。她后来告诉我这段情况时，十分悲愤的说：“别人喊妇女解放运动，不一定有我这样的经历，我是亲身受到这个社会对妇女压迫和精神虐待的。而现在我的眼界放宽了，知道不仅妇女要解放，广大的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也要解放。革命，只有革命才是一切被压迫人们的出路。”

经过几年自学，她格外觉得需要读书。于是和寄母商量，要求支援她进学校读书。寄母却一口回绝：“痴丫头，女孩子读什么书，还是等我为你留心物色一个好丈夫，终生有靠。”这样，又蹉跎了好几年。一次，她看到一张报纸，

上面刊登城里竞志女学招收师范班学生的广告，不收学杂费，只要伙食费，她怦然心动，但师范班招生的条件是要小学毕业，她只读过二年小学，虽然可以同等学力报考，不知能否考取？她怀着试一试的心理，偷偷的进城报了名，如期参加考试，结果却被录取了。她十分兴奋，再次恳求寄母说，若干年来，自己已积蓄了几十块钱，希望寄母再补贴一些，就可以入学了。寄母在她的苦苦要求下，终于答应了。据无锡市十二中学（前身就是竞志女学校）校史组提供的资料：竞志女学创办人侯葆三之女侯毓汾回忆：杨是该校最后一届师范班的毕业生，一九二四年春季入学，一九二七年春季毕业。那末，推算起来，杨进入竞志师范班读书，已是二十一岁，毕业时已二十四岁了。她读书十分刻苦用功，三年间的学业成绩一直很好，因此毕业后由学校推荐到崇安寺小学去任教。

二

一九二六年下半年，国民党在无锡成立秘密的县市党部，发展党员。那时的口号是“打倒列强”、“铲除军阀”，“解放被压迫大众”，在这些口号的鼓动下，杨玉英加入了国民党，并从事妇女运动。那时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，不少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，而且起着核心作用。一九二七年三月成立的妇女解放协会，领导人张钰就是共产党员。另一领导人孙宝球是国民党员。孙宝球是无锡的大绅士、工商资本家孙鹤卿的女儿，在当时的妇女运动中是右派。杨玉英也是主要干部，她和孙宝球是同学，比较接近，所以也就被人视为右派，其实她当时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还不甚

了然。

蒋介石发动血腥的“四·一二”事变，屠杀共产党人，无锡也于四月十四日发动进攻总工会，委员长秦起被杀害，共产党人相率走避，妇女解放协会的张钰也因此退隐。孙宝球、杨玉英等，在驻锡国民党军队第十四军政治部的干预下，把妇女解放协会改组为妇女协会，推出杨玉英、施晓霞、陈幽芝、顾静英、嵇良英、华冠英、王如钰等七人为委员。隔了二个月，在六月十九日，杨玉英在县女中，竞志女学发展会员后，另行召开大会，改选杨玉英、徐兰云、沈定瑛、华冠英、秦邦范、陶菊友、嵇良英、许静霞、徐德音、陈幽芝等十四人为委员。一九二八年一月，又召开妇女协会代表大会，选出杨玉英、徐德音、张和、徐兰云、嵇良英等七人为执行委员，以后由国民党省党部改派徐德音、张和、杨玉英三人为整理委员，妇女协会经过多次改组，换过不少人，但杨玉英始终在内，而且总是担任主要负责的常务委员。因此，杨玉英成了无锡妇女协会的灵魂。一九二九年她离开无锡妇女协会后，无锡妇女协会也就逐渐黯淡无光，不起作用了。

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，国民党结束了“清党委员会”，改组为特别委员会，省党部委派孙静安、屠光强、杨玉英等五人组成县党部特别委员会。杨玉英被分工为妇女部长。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县党部再度改组，杨亦去职。

三

杨玉英参加妇女运动，是全力以赴的。她做了不少工作，影响也很大。每一工作，对她都是追求真理的实践过

程，然而结果常常使她感到失望。不过她有无限的精力，决不甘心于失败，总是在火热的斗争中生活。下面，简略地叙述她几方面的工作。

（一）女权运动：她明白，要把妇女从千年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，首先要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；要提高妇女社会地位，一定要社会承认妇女应有的权利，不再把妇女当作家庭的奴隶，男子的玩物。这是一个艰巨的繁重的工作。她起初从宣传着手，召开过几次宣传女权运动的会议。一次借省立无锡第三师范的大礼堂举行，遍邀机关团体、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以及女学生和女工代表等一千多人，杨玉英慷慨激昂的演讲，列述妇女所受的压迫及女权运动的必要。还要那些头面人物讲话，尽管这些人未必言出由衷，也不能不口头表示尊重女权，使他们接受了一次女权运动的教育。

杨玉英为了增强妇女协会的力量，还发起召集邻近各县妇女组织的联席会议，到镇江、江宁、武进、吴县、江阴、宜兴、青浦等县妇女组织的代表。联席会议决定：1.为援助被压迫妇女，各县妇女界要团结一致，互相支援；2.由无锡妇女协会起草，各县联名呈请国民党政府实行妇女解放政策；3.筹备江苏妇运刊物等。在这次会议上，杨玉英初次与武进代表史良相识。

（二）保障被压迫妇女的权利：妇女协会成立后，就以保障被压迫妇女为主要工作。当时受虐待的童养媳、婢女、被丈夫压迫不堪忍受而要求离婚的妇女，以及由父母包办的封建婚约，真是太多了，妇女协会实在管不胜管。然而只要有人找上妇女协会的门，杨玉英总要大包大揽地接受下来，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，找对方交涉。而这些对手往往是顽固不化，蛮不讲理的，妇女协会并没有强制执行的法律地位，

她只能苦口婆心的劝告，舌敝唇焦的说理，或者愤怒地斥责。依靠她坚强的毅力，以及妇女协会在地方上的声望，结果总能得到一定的胜利。然而在交涉过程中，还有使她感到头痛无法解决的事：那些童养媳、婢女或者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而逃出家庭的妇女，她们往往在问题没解决前不愿再回去。起初杨玉英也把她们留在妇女协会，供给食宿，但是妇女协会有多少地方、多少经费，能收容这些妇女呢？因此，她想到必须创办“妇稚教养所”，以收容那些妇女孩子。还要提倡女子职业，使她们的生活费用有保障，有着落。

（三）提倡女子职业：她为了提倡女子职业，费过不少心力。那时妇女的职业出路，最多的是工厂女工。那是完全处于被剥削、受欺凌的地位。她曾邀请若干女工举行座谈会，了解她们的工作、待遇和生活，对她们的处境感到同情，却觉得自己实在无力帮助。另外，受过一些教育的女子，唯一的出路就是教书。社会能容纳的数量也是不多的。至于机关方面，那时虽已开始雇用女职员，不过仅是用来点缀门面的。杨玉英认为必须另辟就业门路。她以为，商业方面有广阔的出路，于是决定由妇女协会发起，创办“妇女百货商店”、“女子理发店”以及一所书店，资金在会员中筹集。筹备期间，还办了短期的女子训练班，培养工作人员。商店开始营业了，由于事先请了内行的筹划布置，规模粗具，货架琳琅满目；理发店也请了熟练的老师傅带领指导，人们对这开风气之先的妇女商店感到新奇兴趣。起初，营业颇为发达，但时间稍久，弱点一个一个暴露出来。第一是缺乏经营管理人才，商店的从业人员一般都是半途出家，经验不足，在商业竞争中处于劣势；而且有些店员一经出嫁，就为家务羁绊，又回到家庭去了。经营管理的人员缺乏

经验，一般工作人员没有恒心，不过一、二年，这些妇女商店都因亏本而停歇。失败的教训使杨觉悟到社会制度不改变，少数人的提倡是难以成功的。

（四）废娼运动：旧社会的妓女是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，出卖肉体，鸨母虐待，地痞流氓蹂躏。她们是最需要解救的人。杨玉英要进行废娼运动，但在刚着手调查时，就遇到鸨母勾结地方恶势力的抵制。最奇怪的是处在火坑中的妓女也并不表示合作，往往妇女协会的人前脚踏进妓院，妓女已在后门跑掉。经过了解，旧社会对妓女的救济，原有“济良所”的组织，而这种“济良所”，实际是变相的监狱。妓女一入“济良所”，同样没有人身自由，而且生活十分艰苦，被强制做无偿劳动。从火坑转到监狱，当然不会得到妓女的欢迎与合作了。杨为了深切了解妓女情况，一次，她化装为男子，住到旅馆内，那时旅馆的服务员，称为“茶房”，都兼做为旅客介绍妓女伴宿的勾当。杨叫来一个妓女，温言盘问堕入火坑的经过，皮肉生涯的痛苦，谈到悲痛处，妓女掩面而泣，杨也陪着流泪，不觉露出真相，妓女惊骇。茶房知道杨化装访妓，传扬出去，被报纸写成花边新闻。杨经此调查，深知妓女的产生是旧制度附骨之疽，是不易清除的。即使要作个别的救济，也必须彻底改革“济良所”。

（五）筹建妇稚教养院：杨玉英参加妇女协会工作后，一直主张筹设妇女儿童救济事业。一九二七年六月即由妇女协会决议筹建女子工艺传习所，收容婢女、童养媳及跳出火坑的妓女，教授工艺，使有生活技能。后来访知地方上原有四处善堂，早年由地方人士捐购田产，作为基金，办有养老院、清节堂、济良所、育婴堂等。然而办理不善，为少数主持者包办侵蚀。于是妇女协会函请县政府将善堂交妇女协会

监督办理。这些善堂向与地方绅权有密切关系，县政府不肯触犯士绅，妇女协会这个意见终被搁置。

一九二八年一月，杨旧事重提，主张筹建“妇稚教养院”，收容对象不仅妇女，还包括儿童，收容后也不仅传授技能，还着重教育。经费的筹捐，邀集无锡各机关团体，商定仿照苏州公益局办法组织公益委员会，将现有各慈善机关整理合并，并推定杨玉英赴苏调查，以作借镜。当时杨的主张颇得各方支持。士绅方面为了抵制，自行组织慈善机关经理处，亦以整理为名，推举若干士绅为董事，实际是换汤不换药。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撰文：《敬告无锡慈善机关经理处各委员》指出：“目下吾锡各慈善机关之内容何如、经济何如，事实铁证，彰彰在望。有心人谁不思有以整顿而改革之”。“设或外假慈善之名，而阴行利己之实，则可名之曰慈善之蠹，公益之贼，地方之蠹贼，当依惩办土豪劣绅条例惩办之”。又表示自己的态度：“我之为此，非为私，乃因公也。吾不为我个人，乃为痛苦之民众也。热血未冷，良心未泯，不愿见吾贫困者陷入苦海，不忍睹饥寒者哀号失所。”这篇文章对士绅名曰“敬告”，实为“警告”。当时绅权正盛，国民党当政后，早已把所谓“惩办土豪劣绅条例”束之高阁，所以杨玉英虽然多方交涉，但至她离开无锡，一直未有结果。

（六）反日运动：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，国民党军队在北伐途中，攻入济南，日本军队由青岛出兵突袭济南，并占领之。国民党屯兵不进，派交涉员蔡公时与日军交涉。日军蛮横无理，加以杀害。消息传出，全国譁然。各地纷纷组织反日会，发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，无锡也由各机关团体成立“反日会”。提出：（1）反对日本出兵山东。（2）打倒英、日帝国主义。（3）实行对英、日经济绝交。（4）打倒

贩卖英、日货的奸商。(6)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。(6)收回领事裁判权。(7)关税自立(英日并称,是因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是英国发动的,余波未息)。这里面最主要的是对日经济绝交,拒用日货。要求各商店不再运销日货,一经查获,没收充公。杨玉英怀着满腔热血,投身反日运动,到处演讲,日夜不息,嗓子都哑得发不出声音。并由妇女协会组织各女中学生,分组出发四乡,唤起国民觉醒,免做亡国奴隶,她找了日本布匹的货样,用竹竿挑起,游行全市,要大家拒不购买,还提出凡穿日货衣服的,要在衣上盖上“仇货”红印,引起人人注意,再不穿着日货衣服。反日会主持者中有人企图与奸商勾通,放行日货时,她带头揭露,当面责问,使贪污者有所敛迹。然而当政的国民党没有抗日的决心,见利忘义的商人和贪污者又多,不能不使她感到失望和悲愤。

四

杨玉英生性嫉恶如仇,憎恨旧社会、旧制度,看不惯人间不平事及一切腐化恶势力;她不问对方是什么样的权要人物,往往在公开的集会上发出攻击的言论。她那微带沙哑的声音,热辣辣的言辞,会使旁观者感到快人快语。身受者却局促不宁,面红耳赤。尽管她有时也感到言语评击只能取快一时,收效甚微。然而她的大炮性格,只要点燃了火药,是不会不爆炸的。

北伐军到达无锡后,地方公推秦毓望为县长,秦曾领导光复无锡,反对过袁世凯,后来又被北洋军阀关押数年,但这时已暮气沉沉,被推县长后与地方士绅结合,追随反共。

半年后辞职，俞复继任，又半年，俞复去职，秦毓蓼再继任。当秦举行县长就职典礼时，到会的人纷致贺词，只有杨玉英大声疾呼：“无锡地方上难道没有人，为什么秦去俞来，俞去秦又来，老百姓不懂，象看走马灯，转来转去还是老一套。无锡的空气沉闷到要窒息了。我们希望秦县长此来，要开开门窗、让新鲜空气多吹点进来……”在那种场合里，她的话确实震惊四座。

一九二八年的夏天，无锡国民党县党部由省里派来一个姓仲名哲的委员，他到锡不久，就到妓院嫖妓，去时全身军服，背着武装带（国民党军官的标志），胸前挂着县党部证章，这事给小报的记者知道后，就写了一篇讽刺小品文，标题是“我需要一个女人”，刻划仲哲着军装、挂党徽嫖妓的情景。仲哲见报大怒，说那记者侮辱国民党和党军，侮辱国民党和党军就是“反革命”，于是到公安局要了两名警察，亲自带着把那记者逮捕，押交公安局关禁。杨玉英听到此事跳了起来，大抱不平。认为是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”仲哲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，却不许记者说几句俏皮话，这样箝制舆论，随便给人戴反革命帽子，将使人人自危。于是她以妇女协会名义召集地方各公团联席会议，发宣言，发通电，要求立即释放记者，并向省党部控告仲哲。在她这样的攻势下，记者是释放了，仲哲却也向省党部控告妇女协会：“挑拨群众，反对党国。”结果省党部给仲哲和杨玉英“各打五十大板”。各给警告一次。杨对省党部这样是非不分极为愤慨，说：“这是什么时代，还革什么命！”

以上两件是小事，另一件却是影响很大，大快人心，为地方除了一个大害。就是打倒了反共头子、地方恶霸杨祖钰。杨祖钰原是米行店员，以反共起家，一九二七年捣毁无

锡总工会，杀害秦起委员长，就是他和邹广恒二人策划的。他从此一跃而为清党委员会委员，篡夺总工会，另组“工联总会”，招收流氓工贼改组各业工会，还成立武装的“护工队”，收买工贼，破坏和逮捕共产党人。无锡破坏共产党的几个大案，都是杨祖钰干的。如：捣毁总工会，杀害秦起；破坏惠农桥机关，杀害王津民等三人；破坏堵家弄机关，杀害夏霖、张子庭。秋收起义后，四乡共产党的力量还很大，反动政府特成立“清乡大队”，杨祖钰就兼任“清乡大队长”，骚扰四乡，一时白色恐怖严重。他还安插他的党羽进入公安局，捧出流氓大少爷杨楞做城区市政局局长，以扩大势力，并和县商会的头子沈锡君相互勾结，一时势大滔天，称霸无锡。他们不仅反共，同时也欺压老百姓，无所不为，只举一事为例：有一位曾任妇女协会委员的陈幽芝，在锡中附小教书，生得比较漂亮，为杨楞所觊觎，遭到拒绝，仍不甘心，一次陈幽芝的男朋友从外地来锡，住在公园饭店，杨楞等知道，竟利用他们的权力，派了警察，借“查房间”为名，一夜连去搜查三次，扰得旅客彻夜不安，第二天还在某报上用“三搜陈皮梅”的大标题，描写了他们的“风流韵事”。虽然并未指出陈幽芝名字，人们一看也就明白，吓得陈幽芝只好辞职离锡。即此一事，也可见这班人无法无天，为所欲为的恶霸作风了。

杨玉英看到他们横行不法，久已切齿痛恨，只因他们势力大，一时尚未向他们发动攻击，仅和一些具有正义感的旅沪学生会（无锡在上海大专学校读书的学生组织）、无锡学生联合会的人在背后议论，斥责杨祖钰的工会是流氓工会，杨楞是流氓局长。恰在那时汪精卫、陈公博开始组织“改组派”，以“革命的言词”欺骗无知的青年，招兵买马。江